

朱自清诗言志辨 新诗杂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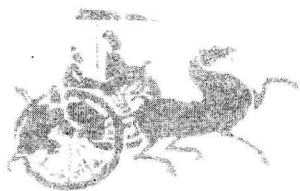


朱自清

大师
国学馆

郁达夫评价：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，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朱自清诗言志辨
朱自清新诗杂话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自清诗言志辨 朱自清新诗杂话 / 朱自清著.

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3.6

(大师国学馆)

ISBN 978-7-206-09507-8

I. ①朱…

II. ①朱…

III. ①古体诗—诗歌研究—中国 ②新诗—诗歌研究—中国

IV. ①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4981号

朱自清诗言志辨 朱自清新诗杂话

著 者:朱自清

责任编辑:王 丹

制 作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19.5 字 数:280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9507-8

版 次: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: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总目录

朱自清诗言志辨 1-206

朱自清新诗杂话 207-306



目 录

诗言志辨 / 005

序 / 005

诗言志 / 009

比兴 / 048

诗教 / 098

正变 / 131

论师学门径 / 168

《古诗十九首》释 / 173



目 录

序 / 211

新诗的进步 / 214

解诗 / 216

诗与感觉 / 220

诗与哲理 / 227

诗与幽默 / 231

抗战与诗 / 238

诗与建国 / 241

爱国诗 / 247

北平诗——《北望集》序 / 252

诗的趋势 / 255

译诗 / 2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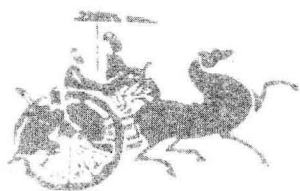
真诗 / 268

朗读与诗 / 276

诗的形式 / 283

诗韵 / 288

附录：诗与公众世界（Poetry and the Public World）（译文） / 295



朱自清诗言志辨



目 录

诗言志辨 / 005

序 / 005

诗言志 / 009

比兴 / 048

诗教 / 098

正变 / 131

论师学门径 / 168

《古诗十九首》释 / 173

诗言志辨

序

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“史”的意念，也改变了我们的“文学”的意念。我们有了文学史，并且将小说、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，也就是放进“文”或“文学”里；而曲的主要部分，剧曲，也作为戏剧讨论，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。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《宋元戏曲史》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。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。小说的地位增高，我们有了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词曲差不多升到了诗里，我们有刘毓盘先生的《词史》，虽然只是讲义，而且并未完成，还有王易先生的《词曲史》。民间的歌谣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学里，“变文”和弹词等也跟着升，于是乎有郑振铎先生的《中国俗文学史》。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，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“诗文评”的，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。陈中凡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仅后于《宋元戏曲史》，但到郭绍虞先生的那一本出来，才引起一般的注意，虽然那还只是上卷书。

从目录学上看，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因为用作乐歌，早得著录，但别的一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。词曲发展得晚，著录得也

晚。小说发展虽早，从前只附在子、史两部里，我们所谓小说的小说，到明代才见著录。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，我们有《诗品》和《文心雕龙》，都作于梁代。可是一向只附在“总集”类的末尾，宋代才另立“文史”类来容纳这些书。这“文史”类后来演变为“诗文评”类。著录表示有地位，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，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，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。

一类文学获得一般的承认，却还未必获得与别类文学一般的平等的地位。小说、词曲、诗文评，在我们的传统里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，俗文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里以外，可以说是没有地位。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，加上新文学的创作，小说、词曲、诗文评，才得升了格，跟诗歌和散文平等，都成了正统文学。但俗文学还只是“俗”文学；虽是“文学”，还不能放进正统里。所谓词曲的平等地位，得分开来看。戏曲是歌剧，属于戏剧类，与话剧平分天下。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，但就史的发展论，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，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；不过从“诗余”、“词余”而成为“诗”，从余位升到了正位，确是真的。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，但从本质上看，自然是文学批评。前些年苏雪林女士曾著专文讨论，结论是正的。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。

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，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。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很快的进步，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，文学史确是改变了面目。但是改变面目是不够的，我们要求新的血和肉。这需要大家长期地不断地努力。一般的文学史如此，类别的文学史更显然如此。而文学批评史似乎尤其难。一则一般人往往有种成见，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，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，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研究它。二则我们的诗文评断片的多，成形的少，不容易下手。三则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批评一类也还没有发展，在各类文学中它是最落后的。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

中国文学批评史，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，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，如何演变——寻出它们的史迹。这个得认真地仔细地考辨，一个字不放松，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。这是从小处下手。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，化除一般人的成见，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。

诗文评的专书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评，文体的史的发展，以及一般的理论，也包含着一些轶事异闻。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。专书以外，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，即使不更多，诗文评的材料，直接的或间接的。前者如“诗言志”，“思无邪”，“辞，达而已矣”，“修辞立其诚”；后者如《庄子》里“神”的意念和《孟子》里“气”的意念。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，从此江、淮、河、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。至于选集、别集的序跋和评语，别集里的序跋、书牋、传志，甚至评点书，还有《三国志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文选》诸注里，以及小说、笔记里，也都五光十色，层出不穷。这种种是取不尽、用不竭的，人手越多越有意思。只要不掉以轻心，谨严地考证、辨析，总会有结果的。

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，其次论“辞”，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。论诗是论外交“赋诗”，“赋诗”是歌唱入乐的诗。论“辞”是论外交辞命或行政法令。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。从论“辞”到论“文”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，这里姑且不谈；只谈诗论。“诗言志”是开山的纲领，接着是汉代提出的“诗教”。汉代将“六艺”的教化相提并论，称为“六学”；而流行最广的是“诗教”。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，只诵读诗。“诗教”是就读诗而论，作用显然也在政教。这时候“诗言志”、“诗教”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，如何受用诗。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。孟子说过论诗者“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”，确也说过知人论世。毛公释“兴诗”，似乎根据前者，后来称为“比兴”；郑玄作《诗谱》，论“正变”，显然根据后者。这些是方法论，是那两个纲领的细目，归结自然都在政教。

这四条诗论，四个批评的意念，二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。现代有人用“言志”和“载道”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，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。“言志”的本义原跟“载道”差不多，两者并不冲突；现时却变得和“载道”对立起来。“诗教”原是“温柔敦厚”，宋人又以“无邪”为“诗教”；这却不相反而相成。“比兴”的解释向来纷无定论；可以注意的是这个意念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领。“正变”原只论“风雅正变”，后来却与“文变”说联合起来，论到诗文体的正变；这其实是我们固有的“文学史”的意念。

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，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。这四条诗论，四个词句，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。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，源头和流派。但《比兴》一篇却只能从《毛诗》下手，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；文中解释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的本义，也只以关切《毛诗》的为主。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，和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一样。这一层已经有人在研究，但跟文学批评无关，我们可以不论。《毛诗》的解释跟作诗人之意相合与否，我们也不论。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是“比兴”，不是诗。

本书原拟名为“诗论释辞”，“辞”指词句而言。后来因为书中四篇论文是一套，而以“诗言志”一个意念为中心，所以改为今名。《诗言志》篇跟《比兴》篇是抗战前写的，曾分别登载《语言与文学》和《清华学报》。《诗教》篇跟《正变》篇是近两年中写的。前者曾载《人文科学学报》；后者也给了《清华学报》，但这一期学报本身还未能印出。已发表的三篇都经过补充和修正，《诗言志》篇差不多重写了一回，不过疏陋的地方必还不少，如承方家指教，深为感谢。

诗言志

一 献诗陈志

《今文尚书·尧典》记舜的话，命夔典乐，教胄子，又道：

诗言志^①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；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

郑玄注云：

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。永，长也，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。声之曲折，又长言而为之。声中律乃为和^②。

这里有两件事：一是诗言志，二是诗乐不分家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七年也有“诗以言志”的话。那是说“赋诗”的，而赋诗是合乐的^③，也是诗乐不分家。据顾颉刚先生等考证，《尧典》最早也是战国时才有的书^④。那么，“诗言志”这句话也许从“诗以言志”那句话来^①，

① 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改为“诗言意”。《礼记·檀弓》“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”句郑玄注：“志，意也。”

② 孔颖达《毛诗正义·诗谱序》“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”句下引。

③ 顾颉刚《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》，见《古史辨》卷三下六四八至六五〇面。

④ 《尚书研究讲义》第一册六十九页，又第二册十一页。参见竺可桢《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》（《科学》十一卷十二期），顾颉刚《从地理上证今本尧典为汉人作》（《禹贡》半月刊二卷五期），及张清常《周末的乐器分类法》的《结论》（《人文科学学报》一卷一期）。

但也许彼此是独立的。

《说文》三上《言部》云：

诗，志也。〔志发于言〕^②。从“言”，“寺”声。

古文作“𠄎”，从“言”，“𠄎”声。杨遇夫先生（树达）在《释诗》一文里说：“‘志’字从‘心’，‘𠄎’声，‘寺’字亦从‘𠄎’声。‘𠄎’、‘志’、‘寺’古音盖无二。……其以‘𠄎’为‘志’，或以‘寺’为‘志’，音近假借耳。”又据《左传》昭公十六年韩宣子“赋不出郑志”的话，说“郑志”即“郑诗”：因而以为“古‘诗’、‘志’二文同用，故许（慎）径以‘志’释‘诗’”^③。闻一多先生在《歌与诗》里更进一步说道：

志字从“𠄎”，卜辞“𠄎”作“𠄎”，从“止”下“一”，像人足停止在地上，所以“𠄎”本训停止。……“志”从“𠄎”从“心”，本义是停止在心上。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。

他说“志有三个意义：一，记忆；二，记录；三，怀抱”。从这里出发，他证明了“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”^④。但是到了“诗言志”和“诗以言志”这两句话，“志”已经指“怀抱”了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云：

子太叔见赵简子。……简子曰：“敢问何谓礼？”对曰：“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：‘……民有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生于六气。是故审则宜类，以制六志。哀有哭泣，乐有歌

① 我相信《左传》是“晚周人做的历史”，但不相信是刘歆等改编的。

② 今本无此四字，杨遇夫先生据《韵会》引《说文》补入，见他的《释诗》一文中。

③ 杨树达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卷一，二一至二二页。

④ 《歌与诗》，《中央日报》昆明版《平明》副刊，二十八年六月五日。

舞，喜有施舍，怒有战斗。喜生于好，怒生于恶。是故审行信令，祸福赏罚，以制死生。生，好物也；死，恶物也。好物，乐也；恶物，哀也。哀乐不失，乃能协于天地之性，是以长久。”

孔颖达《正义》说：“此六志《礼记》谓之‘六情’。在己为情，情动为志，情、志一也。”汉人又以“意”为“志”，又说志是“心所念虑”，“心意所趣向”，又说是“诗人志所欲之事”^①。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；但看子产的话跟子太叔的口气，这种志，这种怀抱是与“礼”分不开的，也就是与政治、教化分不开的。

“言志”这词组两见于《论语》中。《公冶长》篇云：

颜渊、季路侍。子曰：“盍各言尔志？”子路曰：“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^②，敝之而无憾。”颜渊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！”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

《先进》篇记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“各言其志”，语更详。两处所记“言志”，非关修身，即关治国，可正是发抒怀抱。还有，《礼记·檀弓》篇记晋世子申生被骊姬谗害，他兄弟重耳向他道：“子盖（盍）言子之志于公乎？”郑玄注：“重耳欲使言见潜之意。”这也是教他陈诉怀抱。这里申生陈诉怀抱，一面关系自己的穷通，一面关系国家的治乱。可是他不愿意陈诉，他自己是死了，晋国也跟着乱起来。这种志，这种怀抱，其实是

^① 分见《孟子·公孙丑》篇“夫志，气之帅也”赵岐注，《礼记·学记》“一年视离经辨志”郑玄注，《孟子·万章》上“不以辞害志”赵注。

^② 通行本作“衣轻裘”，据阮元《校勘记》删“轻”字。